

悠悠茶香

毛长明

茶,初发于春天,再发于夏天,后发于秋天。因此便有了春茶、夏茶、秋茶三个茶名。多数茶人喜欢的还是春茶。茶,有幸遇见了春,茶因春而生;春,也喜与茶结缘。春茶,便是两者结缘的茗品,带着嫩绿的初心,把春天的香气散发。于是,春风里送来的不仅有芬芳的花香,还有春茶的清香。

三月春光,绿了江南。当和煦的春风吹拂,老家房前屋后的茶树枝条上新芽初绽,一个个芽头绿中泛黄,娇嫩欲滴。有的刚冒出一芽一叶,有的嫩芽上还带着细白的茸毛,在明媚春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银光。我知道,家乡的春茶就要开采了。家乡广渡,地处浙西山边陲峡口镇。这里四面环山,山清水秀。山场以矮山缓坡为主,最高海拔不到千米,得益于绵延不断的仙霞山脉,经常云雾缭绕,恰是一方盛产绿茶的风水宝地。

关于“茶之源”,唐代茶圣陆羽在他的《茶经》里早有定义:“荼者,南方之嘉木也。”包括对茶树的高度也有详细的描述:“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”,以及茶树的形状“其树如瓜芦,叶如梔子,花如白蔷薇,实如栟榈,蒂如丁香,根如胡桃”。茶圣毕竟是茶圣,对茶的研究如此之深。

或许是出生在山沟里的缘故吧,我从小就认识茶树。老家西坑门口右边有一菜园,石砌围墙。菜园里种了茶树,东一株西一株,零零星星,倒也长得葱绿茂盛。有几株枝丫竟然从石砌上探出枝头,虬枝斜逸,仿佛在坐等春风吹拂。

儿时听过一个新词,叫“菜公茶”。我问爷爷,是啥意思。爷爷说,是种在菜园里的茶,有方便采摘之意。几棵茶树,数量不多,菜公茶便是自用茶。后来知道是方言,并非茶名,是就近之意。几斤春茶,一家人不够喝一年。拿什么招待客人呢?不足茶叶山上补,觅得山中野茶香。采到几斤野生的茶叶,弥补家用茶的不足,这是山里人的生存诀窍。野茶一般生长在高山深山,在云雾里长大,处于清新空蒙且一尘不染的环境,呼吸了足够的负氧离子,高山出好茶,就是指茶叶要靠山水滋养。

陆羽告诉我们采茶时间“凡采茶,在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之间”。且对春茶的观察非常细致,专门提到采茶的注意事项,“茶之笋者,

生烂石沃土,长四五寸,若薇、蕨始抽,凌露采焉。茶之芽者,发于藜薄之上,有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,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。其曰,有雨不采,晴有云不采,晴,采之、蒸之、捣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,茶之干也”。

奶奶和母亲不可能读过陆羽的《茶经》,但每年采茶的时间却与陆羽的时间大体一致。具体根据开春早晚,茶叶发芽情况来确定。眼见茶树枝条上发出的嫩芽越来越多,越来越长,说明新茶开采的火候已到,于是就进入到采茶季。

这时,奶奶和母亲就系上蓝布围裙,拎着竹篮,去菜园采茶。儿时的我看到大人去采茶,也跟着凑热闹。母亲一边采茶,一边指导我,让我不致将老茶叶片采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学采茶,双手就沾上了绿色的清香。我放到鼻子前闻闻,一股茶青的香味沁人心脾。我在西坑的时光不长,到小学二年级时,全家就告别了西坑,迁移到3里之外的纸白山底。

搬进新房后,父亲意识到居家当有茶,就在房屋前后的空地、路边和菜地四周种下了茶树。跟前有茶,采茶方便,以茶绿化,一举两得。父亲在屋后山地上挖出三行梯级菜地,茶树环绕而种,一垄一丛,排列整齐,行伍分明,互相簇拥,相得益彰,既当围栏,又像绿色屏障。茶叶产量比过去翻番,自给绰绰有余。

茶树不知不觉长大高了,翠绿茂盛。春风吹来,嫩绿的新芽探出毛茸茸的茶头,等待主人采摘。新芽发得快,采茶误不得,不到几天工夫,嫩芽满枝条。忙累辛苦的采茶季拉开了序幕。那时,家有茶树人羡慕,春茶里面有名堂。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,我们兄弟姐妹有6个,家庭负担颇重,父母所赚的几个工分钱,要管全家大小11人的吃穿,还要供我们读书交学费,多亏有这些茶叶帮忙。现在你们有工作,家庭负担也轻了,我的脑子也会转弯,好茶叶不卖了。母亲的这一“转弯”,出乎我的意料,我用惊喜的目光把母亲的背影仔细地打量了好几遍。我知道,这是生活好转的标志,也是父母消费观念的可喜变化。

做茶的难点在烧火,关键在杀青。火旺才能杀青。一般是父亲烧火,母亲炒茶。我看着母亲的双手忽儿捞起热锅里的茶青,忽儿抖动着放下,一上一下,动作麻利。锅里热气腾腾,白烟弥漫,浓香扑鼻。我很担心母亲的双手被热锅烫伤,可是没有。杀过青的茶叶要放在团匾里,摊开扇凉,再开始揉捻。揉茶要用暗劲,把茶青揉成圆球形,然后掰开分散,接着继续揉搓,反反复复,揉来散去,直到把茶叶揉成细条。此时茶叶的水分已挥发得差不多,就进入最后的烘茶环节。

烘茶只需微火,但需要扇凉。我就在旁边打扇,开始还能起劲用力,但不一会儿,小胳膊就渐渐发酸,扇子也摇不稳了。

母亲在锅里烘茶时发出的“沙沙”声,似阵阵催眠曲,我的眼皮越来越重,继而开始“打架”。母亲见状就喊我,“好了好了,不用打扇了”,并催促我们赶快去睡觉。我实在顶不住了,便离开了灶台,而母亲还在灶台前扇自烘,直至熬夜把茶叶做好烘干。其时,我早已遨游在梦乡里了。

采茶做茶的确很辛苦,而辛辛苦苦做出来的“明前茶”“谷雨茶”“白毛尖”等等,家里又舍不得喝。因为这笔卖茶叶的钱,早已成了家里的“预算内资金”。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杂费,又是其中一项“计划项目经济”支出。我忽然觉得,那些茶树于我家是何等的重要,那是我读书的学费。此时我又觉得,家有茶园是一份希冀,更是一种保障!

上世纪80年代后,我们兄弟三人在外都有了工作,平时忙于打拼,累于生计,在单位与小家两点一线紧张运转,平时回乡下老家的次数少了许多。但每年春茶勃发之际,我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母亲采茶做茶的忙碌情景来,那是充满茶香的回忆啊!记得有一年仲春回家,刚踏入家门,一股新茶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想,母亲肯定把自用的茶叶留在家中,上等的好茶恐怕已难见踪影了。

母亲大概看出我的心思,还没等我开口,就笑着:“新茶刚做好,都是白毛尖,给你们留着。”我有些不信,急忙打开茶叶筒,果然是白毛尖新茶。母亲又高兴地说,过去你们读书交学费,多亏有这些茶叶帮忙。现在你们有工作,家庭负担也轻了,我的脑子也会转弯,好茶叶不卖了。母亲的这一“转弯”,出乎我的意料,我用惊喜的目光把母亲的背影仔细地打量了好几遍。我知道,这是生活好转的标志,也是父母消费观念的可喜变化。

光阴荏苒。老家的茶树一晃有40多年的树龄了。我看到有的茶树与人齐高,有的已经枯萎。茶树老了,茶叶产量也低了。父亲便砍去老茶树,让其发新枝。年迈的父母,喝不了多少茶叶,大多的春茶最终长成了茶树。

茶园于我,是感激,是梦想。这些茶树是当年的“摇钱树”,弥补了家缺,圆了我们兄弟姐妹的读书梦。经过岁月的洗礼,茶树似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静静地沐浴着春风和春雨,在明媚的春光里悄然发芽长枝。主人来与不来,采与不采,似乎并不重要,它还是那么安然地生长在春夏秋冬里。老父母还在守护着老屋,守护老茶树。自己喝的几斤茶叶,父亲坚持自己做。他说,习惯了自家门前这杯茶,那口感,那口味,已经清香了一辈子。

茶园于我,是记忆,是感悟。这是春天的记忆,绿色的记忆,美好的记忆!我深知,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,能够拥有这样的记忆,那是我的幸运,我要感谢岁月留给我的这一缕清香,这一份念想。

心香一瓣

谷雨收寒

徐龙宽

“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。”从小寒到谷雨,一共有八个节气,二十四候,一候一花,始于梅花的高洁,终于楝花的淡雅。到了谷雨,便进入“落絮游丝三月候,风吹雨洗一城花”的时节,这也标志着夏天正迈着热情的步伐,准备闪亮登场。

谷雨的来历,始于一段神话传说,相传仓颉造字,功盖天地,天帝为了嘉奖他,便在人间降下一场谷子雨,人间便有了谷雨一说。农民一边“朝耕暮耘,服田力穑”,精心侍弄着土地;一边“插秧移苗,播种打苞”,播撒下希望的种子;或者是“埯瓜点豆,植树采茶”,为生活添上一抹新绿。前几日陪邻居家的小学生读范成大的诗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这首诗就将乡村忙碌的场景刻画得非常鲜活。

谷雨时节,茶事也格外热闹。就采摘制作时辰而言,便有“清明太早,立夏太迟;谷雨前后,其时适中”的说法。清明见芽,这时采摘的叫明前茶;谷雨见茶,这时采摘的叫雨前茶,又叫二春茶。“谷雨谷雨,采茶对雨”,茶农们趁着这珍贵的时节,穿梭于茶树间,指尖轻舞,采摘着鲜嫩的茶叶。一片片嫩绿的叶子,在雨水的滋润下,满含着大自然的气息,此时制成的茶叶色泽翠绿,叶片质地柔软,香气好闻。传说谷雨时节采制的茶有清火、驱邪、明目等功效,所以,谷雨这天,不管天气如何,人们都会去茶山采摘新茶,泡上一杯,尝尝春天的茶香。

这时节,乡野里的香椿味道也醇香爽口,一簇簇嫩嫩的春芽,像一根根紫色的长矛,刺向天空。春芽营养价值高,民间有“雨前香椿嫩如丝”的说法。人们把春天食用香椿称作“吃春”。香椿一般分为紫椿芽和绿椿芽,其中紫椿芽最为出色。我家房前屋后,母亲一口气栽了十几棵香椿树,谷雨时节,一棵棵紫色的椿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,父亲扛着长长的竹竿,一头绑上镰刀,将高高在上的嫩芽割下来,要么涼拌,要么炒蛋,简单单一弄就能把它独特的风味展现得十足,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春芽鸡蛋饼,软烂醇香,让人欲罢不能。

酒庄

陈际梁

木有木桩,酒亦有柱。木桩嵌入地下,酒柱立于地上。

走进任何一家黄酒厂的成品仓库,你就会发现灌装五十斤左右的白色陶坛,四坛一桩,汇桩成幢,整齐划一,间隔有序……犹如成千上万个士兵组成的一个个准备受阅的方阵——真的是气势恢宏,场面感人。

(大糯)米浸泡、蒸煮、摊凉、拌药、入缸发酵、投曲加料;再到上机压榨、高温煎酒、陶坛灌装、荷叶箬壳扎口、草泥封盖。这就是米变成黄酒的过程。待泥盖干燥以后,接着就是进仓堆桩。

任何产品完工之后,都要进仓,这是规定,也是规律。一坛坛黄酒进了仓库还要堆桩(绍兴话也叫调桩),这也是为了增加仓库的容量,就像房子,每增加一层,势必又增加了一层的空间。可黄酒的堆桩实在是常人意想不到的玄机。

香烟是越新越香,而黄酒则相反——越陈越佳!所以黄酒往往又称老酒,老——就是年长。当你走进超市挑选瓶装黄酒,一定会看贴纸上的说明,三年陈、五年陈、八年陈……年份越长,价格越贵,价格越贵意味着酒的品质越好,这是每个人都想都不用想的一个常识。但一般都不会想到酒龄的长短又与酒桩有着关系。

每一种酒,说到底都是气体与液体并存,绍兴老酒也不例外,要不怎么会醉人?这是一股气在你的身体里升腾。绍兴老酒都是高温煎酒着色后灌入陶坛的,灌满之后用荷叶箬壳扎口,盖上一个陶土烧制的碗盖,再用砻糠与黄泥搅拌成的草泥封盖,就是为了不使酒气外泄,有利于酒质的进一步升华。酒坛都是陶土烧制,生产出来难免会有不达标的,主要就是坛身上有微孔,绍兴话叫“沙眼”,且不是肉眼所能见。每一只坛都要经过检查:水中浸泡、清洗、灰浆刷白,再用高温烘蒸,但也免不了有“漏网”的,而这“漏网之鱼”的又要一年半载才能发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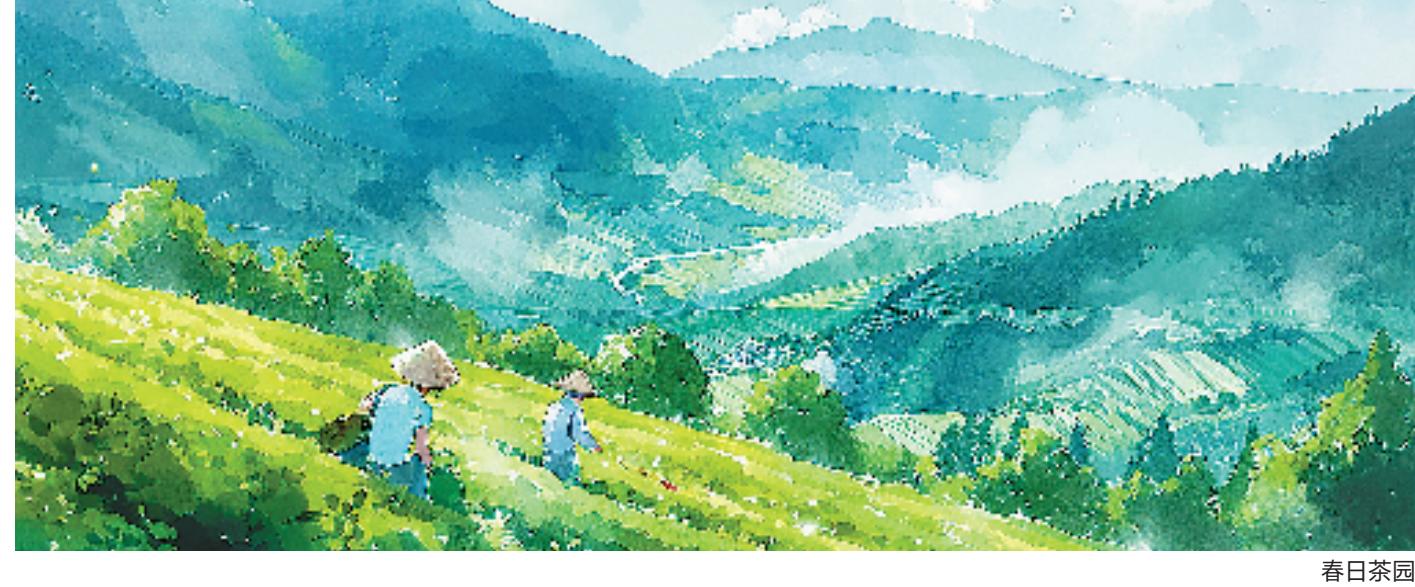
黄酒入坛这“沙眼”便成了出气孔,但它也有潜伏期,那是因为面积、孔径的差异所决定,也因为灌装、搬运过程中的震动所激活。黄酒进仓堆桩实际上也是一次对酒与坛的检验。每一坛酒,经过堆桩工的手眼并用,坛身上用眼看,坛底里用手摸,及时地发现某坛酒的微小瑕疵,专业术语叫“次坛”,把它找出来返回车间,这酒还可以重新回煎——就是说还能有“救”,避免了日子一长酒质变劣的损失。因此,黄酒堆桩看似简单,实则上一点都马虎不得,是既得用力,更得用心的工作。

不要以为黄酒这样堆着就可以了,到了第二年,除了出仓流入市场外,剩余的酒又得一坛一坛重新堆桩——专业术语叫“翻桩”。也就是把堆着的酒翻看一次,看有没有新的“次坛”冒出来,又因为那坛盖毕竟是泥做的,时间一长,难免会有破损。但凡这种泥盖破了的坛酒,也得找出来及时处理,这就像“大浪淘沙”……三四年后,剩下的就成了“老酒”甚至“老老酒”——因此可以这样说:酒桩是新酒逐步变成老酒的储存方式,更是精品黄酒的孕育之处。

酒桩当然都是靠人堆上去的。堆桩工在酒厂里算不上一个工种,要算也归属在装卸工一类。堆桩是力气活,更是技术活,对人员的选择还是有点要求。首先就是身高,四坛黄酒叠成一桩,至少得有两米多高,人矮的叠上三坛还马马虎虎,第四坛肯定叠不上去,虽然可用特制的“步步高”助力,但一个人抱着七八十斤重的坛酒爬上爬下,无论工作效率,还是安全角度,都不是很理想。可人又不能太高,人太高把地上的酒坛撞起放下,对人的腰椎损伤也会高常人。人矮的高桩难上,人太高低酒瓶撞,堆桩工理想的身高是一米七十五至一米八之间。

当然,主要还是需要力气,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根本就只能边上站着看!堆桩过程中,更是要手眼并用,腕力、臂力、腰力加巧力——四力协调,第四坛还得加上爆发力一气呵成。而且,轻抱轻放是最起码的一条,从双手抱起一坛酒开始,中途就容不得停顿,一停顿,手上一坛酒的安全性就会降低。又因为每只酒坛没有统一标准,坛身有粗有细,高低不一,这就要求堆桩工把每坛酒都放置得恰到好处各就各位,就像士兵列队一样,高低搭配,粗细相适。酒桩还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,就是每一坛酒都得独立,桩与桩之间不能有半丝斜靠,一斜靠,这酒桩就会倒,酒桩一倒那可真像“兵败如山倒”……每一坛酒前后左右排列得既紧密又独立、整齐,这就是一个堆桩工力量与技艺巧妙结合的最高境界。

艺境



宁海与潘天寿

浦子

我再次攀登浙东宁海雷婆头峰,遭遇刚强的风。心想这里将一颗种子埋下去,如果是草,必定是如剑似劲草,风吹来刮刮直响;如果是松,那是伟岸之松,或雄健阳刚,或枝虬干曲。这里是天台山与四明山,两座伟大的山脉的交界处,二座山脉的气势在这里交结,如汹涌的浪潮在这里激起了冲天巨浪。

风吹过,我将空中的目光俯视山上,那阳光下的一大块平原,阡陌纵横,叫冠庄洋,盛产水稻,那里村庄棋布,有一个最大的村庄就是冠庄。1897年3月14日,国画大师潘天寿出生在这里,他成名之后在画作上经常署名“雷婆头峰寿者”。吴昌硕先生在赞美潘天寿作品时曾经写道:“久久气与木石斗,无挂碍处生阿寿。”这“无挂碍处”恰恰是这里山地形势的写照,也暗含了潘天寿艺术生命和人格命运的写照。吴昌硕是了解潘天寿的,也是理解潘天寿的。

这里的山形地势是专门用来烘托一个大师的诞生的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《晏子使楚》曰: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说,物质决定意识,环境影响了人生。

我与潘天寿出生在同一个村庄,我是从认识周围的自然风貌,再认识他的画的。因为他的故居与我家很近,加上我的弟弟潘家林热爱画画,成天泡在他的班主任王老师(潘天寿的侄媳妇)家里,老师就送了他一些画。大多是郑板桥的墨竹直抒胸臆,上面有虫蛀的孔洞,其中就有潘天寿早期的画。我记得有一幅《残荷》就挂在我家同住的

房间门框之上。有一天,我与弟弟说起,这潘天寿的画,不就是我们荷塘的荷花吗?画面上,大概是画的秋天冬天,荷花早没了,连荷叶也枯萎在那里。冠庄的荷塘好多,我记得最大的是在颜公河边的后塘。而潘天寿故居的墙外,就有一口池塘。池塘有二用,一是供村民洗衣服,二是用作防火。就有村民在原来空荡荡的池塘里种上荷花。春来时,荷叶田田展示在池塘上,有青蛙静则伏在上面一动不动,偶尔伸一下舌头,那是那捕捉眼前的飞虫;动则在上面跳上跳下,跳下时,激起一阵涟漪。夏天时,荷花长满池塘,令人赏心悦目。秋天时花谢叶枯。那时候我就想,潘天寿为何不画春荷夏荷?直到长大了,才知道潘天寿在画荷的风骨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幅挂在我家门框之上的《残荷》,那一块块黑色的墨,组合的是已经枯萎的荷叶,却没有寻常叶子的柔软,反倒有如岩石一样的坚硬。荷花的枝条也不是一折就断的枯枝,却一条条如钢筋一般立着斜着。如果在这样的荷叶荷枝上敲一下,一定会发出铮铮的响声,那是岩或者铁的声音。可惜的是我的冠庄老家房子在1984年遭受火灾,那幅《残荷》也被烧毁,可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中。

我很清楚地记得,我常去的大师的旧居,那时候还不是单独的纪念馆,而是与兄弟还有堂兄弟一起居住的道地(院子),我就在那堂前看到潘天寿的《耕罢》,是巨画,将堂前的板壁全部遮上了。我的第一个感觉,就是亲切。这就是我从小熟悉的冠庄耕牛,水牛,而不是别的牛。我在读小学时给生产

队放过牛,从宁海中学高中毕业后,由于没有恢复高考,我就在生产队做了几年农民。生产队长派给我的活,很多就是耙田。耙的是水田,牛在前,耙在后。我一手持着牛绳,一手持着竹丝做的鞭子,立在耙杆上,一声吆喝,牛就大踏步朝前走去。牛累了,我就将牛牵到附近的池塘去。牛下水时,会哞地长叫一声,仿佛是感激或者舒适的意思。我也就坐在池塘边,看带去的书。有一次恰巧队长走过来,问坐着干什么,我忙藏起书说,我看牛游塘。队长也不揭穿我,只是说,让牛游一会,记得要把耙田,大家等着牛耙好了插秧呢。嗯嗯,我忙说,我看牛游一会马上去耙田了。多年以后,我找感觉,看潘天寿画上的牛,与我在池塘看到的牛,基本是吻合的。它们有一个基本点,霸气,有力。霸气是强悍,独领风骚,力量雄伟硕大。有画评家认为是“清健沉雄,精严阔大”,让他们说去吧,我说我的感觉。

潘天寿画中经常出现的怪石巨岩甚至花草,都是宁海和冠庄的。画评家十分集中的观点是潘天寿的画作气象磅礴、雄奇博大、孤寂苍凉。还有专家指出潘天寿以大写意花鸟山水名世,在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诸大家之后,别开一重天地,以富于刚劲奇崛的气象、苍古老辣的笔墨,让他画的绘画看起来有一种建筑般的稳健和朴素苍劲的气息,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。我还是赞同这些说法吧。

而这些意象的最初,在冠庄的雷婆头峰,在宁海县非常多的山间,处处皆是,惊心动魄。